

袭击道头镇 突破敌包围圈

聂风智

一九四七年六月末我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开始了震惊中外的战略大反攻。此时，蒋介石仓惶组织中原防御，以巩固其战略后方。为了迅速结束山东战争，以便转兵南下，仍制定了重点进攻胶东的“九月攻势”计划，企图以优势兵力侵占胶东半岛，切断我华东与东北的联系，消灭我东线兵团主力，以挽救其在山东的战局。

九月初，敌军二十余万人分三路向我胶东解放区扑来。敌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占领胶东，并全歼共军”。

九月十三日，敌中路第二十五师进至掖县柴棚，我九纵即以第二十六师、第二十七师对其发起突然攻击，因对敌情掌握不够准确，动作较迟缓，仅歼敌一部，遂向招远县转移。

九月十八日，敌以二十五师进占莱阳；第九师进占夏甸（招远县城南六十里）；第八师进占道头，它是敌人进攻部署的突出点，也是孤立之敌，机不可失，兵团首长当机立断，决心以第十三纵队阻击敌第九师，以第九纵队歼击进占道头之敌第八师一六六旅。

道头是招远至掖县、莱西县之间公路上的要点，位于招远县城以南十四公里处，西邻三元、东距毕郭均约十七

里，南临新村（勾山）约六公里，是一个交通中继站。该镇周围是中等起伏地，敌以状元头、胡家埠、范家屋、李家庄、梁家等村落、高地为支撑点。这里是敌八师（道头）与敌九师（毕郭）之间的结合部，也是敌人一个薄弱的、疏于戒备的防线突出部。我军选此要点实施攻击，是为了边打边走，突破敌包围圈，从内线跳到外线实施敌后机动作战。战士们听说要打道头，都高高兴兴地齐声说：“敌人进攻到头了（意即“道头”的谐音），我们退却也退到头了！”

纵队的作战部署是：以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由道头西北、正北，配合第二十七师攻歼道头之敌；以七十四团由状元头以东分割压缩道头之敌，得手后准备协同七十三团围歼该敌；以七十五团主力防守仰望顶及其以南阵地，以一个营准备出击，师特务营为预备队。以第二十七师八〇团一部于孙家杏、梁家以西高地阻击敌人，然后从正东、东南向道头攻击；以八十一团从正东、东北向道头攻击，第七十九团为师二梯队。

纵队指挥所位于道头东北之银庄。第二十五师师长肖镜海、政委谭佑铭，率指挥所位于××村，华东局与兵团首长位于该师，这表明了道头战斗的重要性。它是我军能否跳出敌包围圈、冲破敌防线的关键。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端夫、政委刘中华率指挥所位于迟家沟；第二十六师师长刘涌、政委张少虹率领该师为纵队预备队，担任警戒、阻击任务，保障战场翼侧安全，位于道头镇以南扒头张家待机。

第十三纵队以三十七师协同我纵队攻击道头，该师在师长高锐的指挥下，以一〇九团由齐山店、范家疃（立甲疃东）161.9高地向道头南侧攻击；第一一〇团由大、小吴家、庄家坡向道头南侧攻击。这支部队是该纵队主力，第一次与我

纵协同攻坚，师长高锐是我熟悉的一位优秀指挥员。

九月十八日，攻击道头战斗打响了。敌八师是我纵队的老对手，李弥是手下败将，在平（度）、掖（县）保卫战和临朐战役中被我重创。

当日十二时二十分，第七十四团在团长王景昆、政委孙子宇的指挥下，首先从集结地域出发，该团第三营于十五时三十分占领岭上路家西高地。十七时许，敌两个营由西、西南方向对三营实施反击，经数次反复冲击，将敌击退。第二营于十六时到达范家屋西北高地及中周家、温家地域，但未积极向敌发起攻击。

第七十三团于十二时三十五分，在团长孙同盛、副政委鲁泉的指挥下，自集结地域出发，以第二、三营为第一梯队，第一营为第二梯队。于十三时许，进至铁杵南山，发现范家屋西南高地（胡家埠东北）有守敌二、三百人，该团以二营四连、三营七、八连从三面夹击该高地之敌，但攻击三次均未奏效。

第二十七师各团于十四时三十分，自集结地域出发，八十一团在团长谢文秀、政委孙超的指挥下，于十五时迅速控制了李家庄子、贺家庄子、杨家庄子及其以西高地，完成切断与包围敌军一个加强营的任务。

十八时二十分，第二十七师第八〇团，在团长王旭、政委邵英指挥下，占领了孙家疃一带高地，歼敌一部，敌大部逃窜至道头村内。该团即组织各营由东、东北角对敌前沿阵地实施猛烈冲攻击。

十九时十分，七十三团在炮火掩护下，对道头发起猛烈进攻，十九时二十五分，第五连首先突入村内。至二十时三十分以后，先后将第八连、第六连投入纵深战斗。

二十一时四十五分，七十四团以一营、二营继续攻击胡家埠，由于敌火力猛烈，仍未完成任务。

第二十七师指挥所命令七十九团政委陶庸、副团长隋克荣接替八十一团攻击道头之任务。于二十一时到达道头东北侧，首先以第一营协同八〇团攻击，至二十二时许，八〇团一营由东北角突破敌前沿阵地。该师即令七十九团拉出第二营，由第一营右侧（位于八〇团右翼）实施突击。激战中团政委陶庸负重伤。

二十三时许，七十三团第三营占领大阁，继以第八、九连、团特务连向街道以南发展；团指挥所又调出第一连支援第二营继续向纵深发动进攻。

至午夜时刻，第八〇团二营由正东、第七十九团一、二营由东北角突入村内。

十九日凌晨一时十九分，第八十一团全歼被围之敌一个加强营（五个连），毙伤敌四百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战后该团第一连、九连和七连六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连长王本刚荣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

第七十四团以二营一个连接替了七十三团第四连阵地，二营主力由范家屋西北高地转进到道头与状元头之间有利地形，切断敌联系。一营继续攻击胡家埠。

第七十三团二营于二时五十分，连续攻击敌团部，均未获得成功。三时三十分，第七十九团、八〇团将道头村内街道以北之敌肃清，于四时前撤出战斗。八〇团三营副营长张福详在战斗中牺牲。

拂晓前，第三十七师一一〇团一部攻入道头，歼敌一部，保障我纵队撤出战场实施转移。我纵队第二十六师七十八团移于敌九师的西侧，在团长盖中民、政委张乐天的指挥

下，保障纵队左翼安全。

道头战斗，速战速决，我纵队与兄弟部队共歼敌二千三百余名，给予敌八师当头一棒，出敌不意地跳出了内线，在从敌重兵集团的“夹缝”里钻了出来，转至敌后方，令范汉杰望尘莫及！

敌发现我行踪后，似大梦初醒，以空军机群搜索轰炸扫射，配合敌九师由毕郭回头尾追我纵队，为我第二十六师阻击于葛门口，歼敌一千三百余人。

华东局和兵团机关随我纵队行进，在严密掩护下安全转移至大泽山西麓。指战员们在十余个小时的激战后，忍饥耐劳，以强行军甩掉了敌人的尾追，在一昼夜中连续行进了一百八十余华里。

九月二十一日，兵团首长命第十三纵队率三十七师、三十八师转入外线，第三十九师留在内线坚持作战，沿莱(阳)烟(台)公路阻敌东进。

十月一日，我纵队与二纵队、七纵队兄弟部队会师于高密以西之朱阳地域，在兵团首长统一指挥下集中兵力作战。第十三纵队率两个师进至掖县驿道、郭家店待机。

我东线兵团在保卫胶东的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胜利，赢得了战役主动权，用“牵牛战术”调动了敌人，把敌九师、六十四师吸引过来，造成我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

据此，我军从容不迫地打开了道头一个缺口，从内线跳到了外线，致使范汉杰第一步棋输掉了。

注：聂凤智，男，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胶东军区13团团
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胶东军区第五师师长、二野九纵副司
令员、司令员、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配合主力部队 转战大江南北

——忆华东子弟兵团第七团

王 华 亭

(一)

1948年10月，在淮海战役的决战前夕，华东支前司令部决定组建八个子弟兵团开赴淮海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命令栖霞、招远组建一个团，栖霞县组建两个营，外加一个直属连，招远县组建一个营，团的干部由两个县组成。任命刘和胜同志任团长，钟如镜同志任政委，孙斌同志任参谋长，我任政治处主任，刘家连同志任供给处主任。不到一周时间，子弟兵团组建完成。

11月中旬，这个团接到火速赶赴徐州前线接受任务的命令，未进行整训就从招远县夏甸镇出发，路经平度、高密、临沂，经过近二十天的长途行军，赶到贾旺。此时贾旺到徐州段的铁路已打通，于是改乘火车快速赶到徐州。在徐州，上级指示这个团编为华东子弟兵团第七团，发给印记，并命令到徐州以西数十里处与部队接头。我们按指定的路线快速行军来到目的地。此时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大批俘虏从前线押了下来。部队首长命令我们七团，从主力部队接过俘虏，押到山东滕县，与那里的部队一起做处理俘虏的工作。我们这个团接受的俘虏约5,000人，将其编为四路纵队押着行军，日夜兼程到了滕县。和那里的部队接上头后，

部队首长指示我们要就地看押、教育俘虏，按照政策进行处理。战争发展的速度很快，不到几日整个滕县都住上了俘虏，村村房无空间，连学校的课堂都作为俘虏的营房。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七团党委召开营连军政干部会议，决定：军事干部分工看押、管理俘虏，安排好生活。政工干部分工对全团战士进行教育，特别强调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俘虏政策的教育，严禁打骂俘虏，严禁受贿，用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政策，提高解放军在俘虏中的威望。同时向俘虏进行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教育。这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军官无比憎恨，另一方面俘虏中不少人有恐惧心理。针对这两方面的情况，团党委强调每个指战员都以解放军为榜样进行工作，不给老解放区的人民丢脸，上下一心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指战员个个立下誓言，党团员都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结果每个连队实际工作都很出色。这个团看押的俘虏中，有不少的是国民党团以上军官，他们差不多身上都带有银元、金镗子、金表、金笔、金条等，有的向我指战员行贿，被我指战员拒绝。我们抓住这类事实，在各连普遍对俘虏进行教育，宣传我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得到人民的拥护，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不得人心。通过对比，俘虏们对解放军的思想作风有了新的认识，其中那些出身贫穷，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公开站起来要求参加解放军。有的并秘密检举哪个是当官的，哪个是最坏的。俘虏中开始分化。接着，我们发动诉苦。首先选择出身贫苦、挨打挨骂的国民党士兵，在大会上诉苦。有的泣诉被抓当了兵，家中年迈的父母无着落；有的悲愤控诉在军队中遭受当官的打骂虐待；有的揭露当官的欺压百姓的罪行，会场气氛时而低沉悲切，时而愤慨激昂，许多俘虏泣不成声，有的嚎啕大哭。贫苦出身的俘虏

很快提高了觉悟，当场把撕下的国民党帽徽摔在地下，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官兵中划开界限，拉开了距离。按照政策，我们对班长以下的士兵就地批准参军。对排以上愿意回家的，按人发给路费准其回家。对战犯及其他要员另有专人收容。就这样，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将5,000多名俘虏教育处理完毕，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

(二)

处理俘虏的任务完成后，我们七团和驻地解放军部队同时沿津浦步行军，火速赶往安徽滁县。到滁县后，上级命令我们就地整训，准备渡江南下。七团党委对整训学习作了具体布置。首先总结在山东看押教育处理俘虏的工作，表扬了一批思想觉悟高，群众纪律好的同志。再是进行形势教育。我们组织全团学习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各连队在讨论中，列举了胶东人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所受的苦难，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全团上下的决心。最后进行新区政策教育。这时，我们团发生了一件违犯政策的事：有的干部战士到离滁县五里多路的琅玕寺执行任务时，用枪打下了一只老鹰。不料到达寺院时，老主持面色严厉地对我们说，这一群老鹰长年在我这里栖息，这是我的空军。并说好人不伤鸟，伤鸟的是不雅之人。我们了解了这一情况，当场向这位老主持赔情道歉。老主持看到我们很诚恳，原谅了我们，并派人领我们参观了寺庙。回来后，我们就以这件事为教材，在新区政策的教育中，强调要遵守当地风俗习惯，为做好新区工作打下了基础。

一天，我们接到命令：“子弟团第七团划归第二野战军，随军执行任务，限期数日西行经合肥赶赴安庆待命。”

我们立即向全团作了传达，迅速整装出发，不几日就赶赴安庆。

安庆是兵家必争之地。我第二野战军的主力，从外围逐步向内压缩，最后发动了强大攻势，国民党守军大部被消灭，余下的残部逃窜到长江南岸。我们到达后，部队首长指示：“随主力渡江南下，开辟新区。”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渡江命令，24日，七团乘数十只船过江到大渡口。登陆后一看，沿江东西数里之内，炮弹坑密密麻麻，国民党军队在高地的地堡工事统统被炸掉了，战士们感到无比的兴奋。

渡江后，部队开始了急行军。过了景德镇，走到一个叫油绳村的地方，七团驻下休息一日，团党委组织营连干部抓紧了解部队思想情况，同时进行会调查。此地是老苏区，蒋介石围剿期间，对这一带村庄烧杀很惨，连山林也未幸免。部队在一个广场集合时，有几个中年妇女搀扶着两位老太太走过来，原来这是两位红军妈妈。她们来到部队一边摸一边说：“听说毛泽东的部队过来了，我的儿子当年就是跟着毛泽东走的，我看不见，摸一摸哪个是我的儿子？”这时全体指战员齐声回答：“红军妈妈，我就是你的儿子。”大家边回答边掉泪，围着这两位红军妈妈哭成一团。情绪稍微平静后，这两位红军妈妈坐下来，诉说他儿子当了红军后，家里被国民党兵烧的干干净净，亲人也被他们杀了，从那时天天想念儿子，眼也哭瞎了，今天可盼回来了，可盼回来了。这时全团指战员发出了共同的声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给红军妈妈报仇！”这真是一场震动人心的政治课。我们团部几个同志由红军妈妈前头领着，亲自到她们住处看望。这两位红军妈妈，都住在破屋框的一个角上，上

面盖着草棚，生活极为悲惨。我们安慰了红军妈妈，留下了部分粮食。从此后，我们每到一地都搜集一些动人的事例对指战员进行阶级教育，士气不断高涨。渡江后，在日行120余里的长途行军中，没有人叫苦。虽然进入了梅雨季节，有的还抬着病号冒雨行军，但士气高昂，步伐有力，沿途不断听到战士们的歌声：“金沙江流水响叮当，解放大军过长江……”。

(三)

一天下午，我们在行军途中突然接到命令，要七团派一个营，第二天赶到赣东北中云一带，发动群众筹集粮食两万斤，给由此路过的后续主力部队补充粮食。团党委会决定由我带三营前去。晚饭后，我带三营向赣东北出发了。从地图上看，到达目的地200多华里，我与三营营长刘善周、教导员杨瑞民商定，夜间抄近路快速行军，争取拂晓到达。在行军途中，各连队多请向导，边走边调查，很快进入了山区。山间小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被荆棘封闭，须拨开荆棘前进。就这样一夜行军130多里，天亮了 we 继续前进，上午10点左右赶到了目的地。

部队到达后，我听说当天乡公所开各村保长会议（当时，我们的政权尚未建立），正是个筹粮的好机会。于是，命令立即将这个镇包围起来，封锁住交通路口，不准该镇外出一人，将开会的人员全部包围住。我们三人作了分工：由我亲自与乡长谈判，中心是解决粮食问题；刘营长指挥部队封锁警戒；杨教导员抓紧组织部队医治脚伤，安排轮流休息。我带几个同志到了乡公所，那些人见了我们神情惊恐，我申明来意后，气氛才逐渐缓和，他们都站起来，敬烟敬

茶，个个表态照办不误。当谈到筹粮的时间与作法时，乡长提出让各村保长回村，办好将粮食送来。我沉思了一会，认为这样做没有把握，立即向乡长提出：请在座的各村保长先生都不动，各村分配多少粮食任务，有电话的用电话，无电话的派人送信，告诉村中派人准时把粮食如数送来，我们出据证明，由人民政府结算。经面商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达成了口头协议。到了下午五点，两万多斤粮食先后送到乡公所里来了。次日我主力先头部队到达，我们将这批粮食交给了主力部队。

七团三营在完成这次筹粮任务的同时，积极作好行军准备，当晚连夜起程。出发开始有的战士脚不敢落地，一歪一扭的咬着牙坚持。有的须同志们扶着前进。不少干部主动帮战士背枪支、粮袋。七连指导员刘吉生同志，竟把三个战士的枪支粮袋全部背在自己的身上。经过几日快速行军，我们在波阳与全团会合。

在波阳驻防时，一天，突然接到部队命令：余干县道会门暴动，包围袭击我们刚建立不久的县委、县政府，命令我团前往解围。团部研究由我带一个营乘船夜奔余干。这个地区系水网地带，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窜前，留下部分残匪与我军对抗，这次暴动就是他们策划的。国民党残匪在后，操纵道会门人员充当马前卒，手持长矛、大刀、棍棒向余干县委、县政府机关冲击。我警卫人员开始对其开展政治攻势，令他们撤退，暴徒们根本不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警卫人员开枪射击。上一个打一个，再上再打。后来他们听说大军来了，纷纷弃尸逃窜了。当我们一夜兼程，拂晓到达时，只见县委驻地的一座小楼前，横七竖八躺着匪徒们的尸体。于是，我们与县的领导研究作好善后工作，留下部分人员警卫

县委，县政府机关，余下的部队当日撤回驻地。

从余干县回来不久，我又奉命带一个营赴都昌以北，庐山东南的一个乡运粮。这一带不是大军南下经过的要道，乡公所驻地储存着不少粮食，部队命令我团前去调运。部队到达后，营长派一个排到东山上警戒，在高处设有双人步哨，并与我们规定了联络信号，一旦发生情况鸣枪报告。此时我持波阳地区人民政府的手续，与乡长联系，来此调运粮食支援主力部队进军。手续办妥立即装船。数十条船装满后，突然步哨鸣枪三响，报告发现了敌情。这次来犯者，是近千名土匪。他们发现我们来了就集结，分数路向我们包围。撤哨已经来不及了，我命令部队立即将船开到湖中心，匪徒们赶到后扑了个空。粮食到手后，我们连夜行军，将粮食安全运到波阳。可是，这次一个排未能及时撤下来，与部队失掉了联系（后来得知这个排被当地群众掩护起来，全排战士都安然无恙）。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把波阳作为临时基地，陆续从周围筹集一些粮食，供给由此路过的主力部队，余下的南运到浙赣铁路线上。五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到部队命令：“全团起程押运所有粮食开赴鹰潭车站。”我们调集了大小船只近百条，按船的大小将部队分配到每只船上。个别大船一个排，一般的船一个班，发生情况各自为战。一天早饭后，全团押运粮食浩浩荡荡沿水路前进。当我们行到湖中有些小岛的地方，突然从芦苇丛中游出了十几条扁叶小舟，向我们二号指挥船袭来。这只船由钟如镜同志指挥，船上一个班的兵力，配有轻机枪一挺。这十几只扁叶小舟，用的是铁索抓钩，他们一贯采取的战术是，接近劫持目标即投索钩靠船落帆，把人绑架，财物洗劫一空。这次他们不知船上是全副武装的部

队押运，仍用旧的战术，在靠近指挥船时，被一排手榴弹打翻，人象落水鸡一样掉在水中。其余未翻的小舟还是向上冲，政委钟如镜同志亲手担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大部被打死，尚有两只小船掉过船头向远处逃窜。这一小股敌人大部被歼，我们获得胜利。可是战斗并未结束，我们船队前后距离十多华里，其中有一条大船装粮较多，由一个排押运，行驶在最后失掉联系。受我们打击的这股残匪，在日落黄昏时，纠集力量袭击了与我们失掉联系的尾船。后来通过侦查，我们这只船上的人员全部被俘壮烈牺牲。这是七团遭受到的最大一次损失。除此之外，全团指战员安全到达鹰潭，为主力部队运来了大批粮食。

(四)

鹰潭，这是个水陆码头，东西贯通着浙赣铁路，是一个较大的火车站。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保卫火车站，看守军火仓库和粮食。全团东至上饶西至东乡，有的放个连队，有的配一个排，住的很分散。鹰潭车站有一个大军火库，也由我们团看守，警卫任务很重。我团分工的铁路段，差不多都有准备往前线运的粮食。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部队虽向南逃窜，但周围各县都留下部分残匪，与我们作对。他们白天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夜间，不断派小股袭击车站，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战斗情报。全团日夜处在戒备状态，经常打击敌人夜袭活动。由于工作主动，我们在驻防期间，粮食、军火仓库没有受到损失。

我们驻在铁路线上，还经常抽出力量帮助地方开展工作。上饶地区各县从解放区派来的干部很少，力量很单薄。为了开辟新区工作，各县开始都抓了培训干部的工作，从社

会上吸收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初中生、高中生，举办训练班，培训一段时间后，让他们到各乡去担任干部。为了防止土匪骚扰，每次办训练班，我们都负责警戒，训练结束后，一同配合他们到各乡去进行工作，任务是宣传国际国内形势及我党的政策，具体帮助完成征粮。这样，各县基层政权也逐步建立起来，这些青年就成了江南解放区第一批参政的地方干部。经过紧张的工作，从渡江之日起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党的新区政策，大部分群众有所了解，国民党对我党我军的造谣诽谤不攻自破，我军的优良作风得到群众的好评，军民关系逐渐密切。新区工作的开展，为大军继续南下开辟了新的后方基地。

(五)

华东子弟兵团自渡江后，正是梅雨季节，经常阴雨连绵，有时十天半月不停。由于连续行军执行任务，气候炎热、潮湿，战士们在炎热的时候，经常到池塘洗澡，加上睡觉时没有蚊帐，蚊叮虫咬。因此，七团各连队中先后发生疟疾，加上缺医少药，病情蔓延很快。各连队非战斗减员情况严重，部队战斗力迅速下降。当地老乡们关切地对我们说：

“你们这个病不得了，不治要坏的噢！应赶快想办法。”这一情况主力部队也知道了，迅速向上级反映，疫情报告在我们解放军指挥机关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部队领导对我们进行安慰，帮助我们想办法。七月中旬的一天，华东支前司令部由上海打来长途电话，传达傅秋涛司令员的命令。命令中讲：“我们已派专列开赴鹰潭，命令子弟兵团第七团全体人员迅速撤离战区，随列车东行，直达杭州转南京，与南京市政府接洽。”

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通知所有连队交接工作，作撤离准备。两天后，列车到达，我们由东乡县开始先后登上火车，在车上向欢送的人群告别。列车是拉煤的敞车，只有一节罐车，装载着部分重病号。开车以后，下起了大雨，战士们有雨布的拉扯起来遮遮雨，没有的也就任凭雨淋了。连日车上行军，不能及时开饭喝水，再加上雨淋受凉，病员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全团指战员只有一个意念：坚持、坚持……。

火车出了江西省界，进入浙江省，雨还是下个不停。各车厢不断向团部送来不祥的报告，这时已有十几人死去，重病号也越来越多，令人心神不安。团党委在车上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派参谋长孙斌和我到列车长室交涉。我与孙斌同志立即到了车长室，向车长反映了车上的情况，要求停车开饭，掩埋尸体。经过耐心的工作，车长最后答应说：“到前方车站临时停车，你们请示军管会或支前司令部，如果不准停，我马上开车。”

列车到达浙江义乌车站临时停车。电话很快接通，参谋长孙斌同志把情况向支前司令部作了汇报。司令部批准停车半小时。全团上下松了一口气，在半小时以内后勤处的同志与各营在车站周围火速造饭烧水，我与政治处的同志协助各营抓紧将病故同志的尸体掩埋好。饭后按时开车，快到杭州时，因钱塘江大桥被蒋匪军炸坏尚未修复，改乘船沿运河到苏州，然后乘火车，直达南京下关车站。南京市政府的同志早就集结在下关车站列队欢迎我们，全团指战员都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南京市政府提前组织的救护车开到火车站，将重病号一个一个地都接下去，妥善地送到医院给予认真的治疗。对在车上病故同志的尸体也接下去，并表示一切由他们

负责，让我们放心地上车回山东。

专列沿津浦路继续北上，路上又碰上了无情的台风。火车到达济南车站时，山东省人民政府在车站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用大字写着“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子弟兵”。全团的指战员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个个热泪盈眶。这一段，车上又出现了一批重病号，省政府组织的救护车将所有的病号接下来送医院治疗。有一名死去的同志也接下来，我们让三营教导员杨瑞民同志留下来与省政府的同志一起处理。

列车在济南作短暂停留继续前进。到达潍县车站后，全团指战员下车，迎着强烈的台风，继续东行。此时此刻战士们喜笑颜开，有的战士打着竹板唱起了自编的顺口溜：

同志们，听我言，
我们是山东英雄汉；
去年参加了子弟兵，
编为华东第七团；
随军支前过长江，
万里行军不用难；
吃苦耐劳是光荣，
南征北战快一年；
昨天行军坐火车，
今天步行把路赶；
台风吹来雨也淋，
衣服一面湿来一面干；
亲人敲锣打鼓来欢迎，
俺这红脸大汉把家还。

部队又活跃起来了，充分体现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觉悟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过了新河，我们抄近路经过大泽山的葛门口，到达了招远的夏甸镇。招远县副县长孙积五同志组织大批干部群众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我们团党委开了最后的一次会议，宣布华东子弟兵团第七团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

从第七团受命开赴前线到胜利返回家乡，整整三百个日日夜夜。我们带着老区人民的嘱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配合主力部队转战上万里，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人民的赞颂。在辽阔的江南土地上，洒下了我们的鲜血和汗水。我们本应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时刻，配合主力部队一直打到祖国的南疆。但是，病魔迫使我们撤了下来。今天回想起来，内心仍感到遗憾。当年七团的战友们，今天大都年逾花甲，今非昔比了。回首往事，倍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把我国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告慰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捐躯的先烈们的英灵！

注：王华亭，男，68岁，中共党员，招远道头镇孙家杏村人。1940年参军，历任区长、区委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潍坊市委副书记等职，1982年离休。